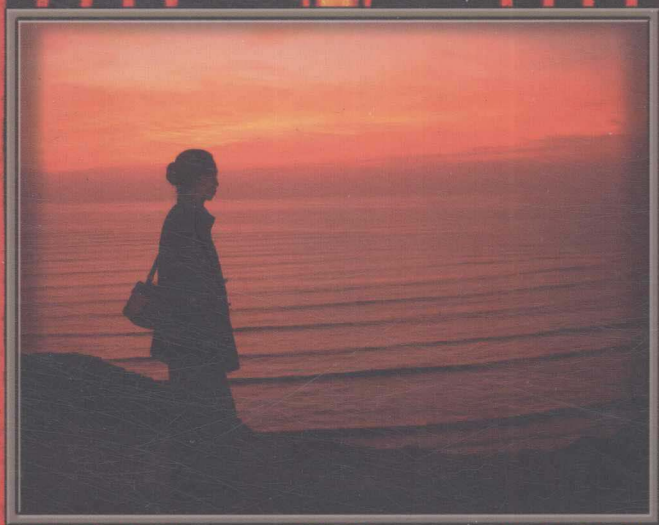


Oleada allende el Mar

彼岸潮湧

拉丁美洲隨筆

索 颯



大風出版社



彼岸潮湧

拉丁美洲隨筆

索 颯



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

作 者：索 颯

編 輯：孟予佳

美術設計：廖 煒

出 版：大風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1 號 3 樓 A 座

電話：(852) 2550 8911 傳真：(852) 2550 8711

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78-988-99725-6-1

出版日期：2007 年 7 月

定 價：港幣 68 元

香港總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臺灣總發行：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42-3 號 4 樓

電話：(02) 2218 0345 傳真：(02) 8667 5054

新加坡總發行：商務印書館（新）有限公司

211 Henderson Road #05-4, Henderson Ind. Park, Singapore 159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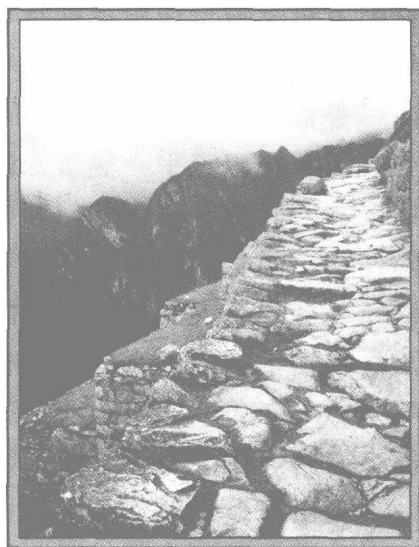
Tel: (65) 62783535 Fax: (65) 62786300

©大風出版社 2007

Strong Wind Press 200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Hong Kong）

小引



拉丁美洲在西半球，但她從命運上屬於我們「東方」，屬於我們「南部」。我一點都不懷疑：早晚有一天，她會使中國感到顛覆的震動。

因為，從中國正單相思地一頭奔去的軌道的另一端開始，拉丁美洲走過的道路深具意義。雖然一直被歧視和埋沒，但她正好給自大的中國以啟蒙。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在拉丁美洲的貧瘠大山和雨林中，藏著一把把泱泱中華知識庫存裡缺少的金鑰匙。

拉丁美洲，這一片不包括美國加拿大的遼闊大陸，生活著五億人口。她的資源富饒，而又苦難深重。雖然富人們正躍躍欲試，將其視為下一批旅遊目的地，但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她是陌生的，甚至是知識的處女地。

然而，遙遠陌生的她並非與我們無關。曾拯救我們的祖先於饑饉、曾給我們帶來一個時代繁榮的土豆、玉米從那片土地起源和栽培。曾使我們飽受「半殖民地」之苦的殖民主義的禍首最先向那裡的原住民開刀。哥倫布，那個將世界帶

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大軍的迷途馬前卒從那裡登陸。今天，當我們這塊古老的文明大陸也深陷新一輪冠之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掠奪時，又是從那裡傳來了最早的警鐘和抗爭的濤聲。

是的，不僅是我們有所感悟的殖民主義壓迫史和屈辱史，還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的鬥爭史：圖帕克·阿馬魯，拉斯卡薩斯，玻利瓦爾，何塞·馬蒂，桑地諾，切·格瓦拉，阿連德，門楚，菲德爾·卡斯特羅，查韋斯，埃沃·莫拉雷斯……多少偉大的名字，如同接續鼓脹起來的大湧。它們把萬噸巨輪抬到浪尖，把星羅棋佈的島礁吞沒。它們不歇地顫喘感歎，如海洋深處心臟的搏動，如終極尊嚴和自由的宣佈。它們等著中國的理解、等待著它們的中文版傳記。

面對它們的時候我總是同時感到鼓舞和無力。因為我企圖在這本書裡傳達的，是彼岸那沉重的潮湧。

這個集子裡的文章最早的寫於1980年，最晚的新近剛脫稿。

說來有意思，20年來，一直在學術單位工作，而當並不多見的出版機會到來時，我為自己選擇文章的宗旨竟是「與拉丁美洲有關的非學術性雜文」。

事出有因，常年來我一直把有意思的選題、漂亮的題目留給自己的「非學術」雜文；與此同時，一些較好的內容到了那些「學術文章」的框架裡，反而失去了不少讀者。在那個圈子裡，你必須把活生生的「我」變成冷冰冰的「筆者」；你必須控制情緒，以免讓興奮和義憤破壞了學者的「公允」。

在我以「拉丁美洲筆記」的方式寫出了《豐饒的苦難》¹後，有人說，哦，原來學術文章還可以這樣寫！這些

¹ 索颯：《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一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修訂再版）。

體驗，使我漸漸靠近了對「學術」本質的思考。

文章本無一定格式，有意義的爭論圍繞著什麼是學術的宗旨。學術是否應該理直氣壯地維護正義、推動進步？人文研究者是否應該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人」負有同情心、責任感？學者如果缺乏獨立的品格和深遠的使命感，是否真的能為「政策」提供諮詢？學術除了為「學者」晉昇鋪磚添瓦，是否應該具有對社會讀者提供準確常識的義務？在人文研究領域內，「專業」分界真的成立嗎？

我希望這個集子裡的雜文能多少回答上述問題，希望它們成為理想學術的一角素瓦。

這 20 多篇文章可做如下簡單的分類：

第一部分關乎從印第安人問題和殖民主義開始的拉丁美洲歷史，第二部分大致可以歸於知識分子問題，第三部分的內容圍繞著切·格瓦拉展開，第四部分涉及當代重大命題，並再次回到印第安人和殖民主義癥結。

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跨度達 20 多年，我想藉此機會，對讀者說一些文章的背景或題外話。

在開篇的〈遙遠的美洲有一匹馬……〉裡有這樣一段話：「『騎馬的印第安人』使我想起了 80 年代初在一個黑板報上見過的一幅畫：一個中國人手裡舉著一個計算器，旁邊的說明詞是：『中國人民舉著計算器站起來了！』」那是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今天我已經在拉丁美洲的左翼網站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中國入侵非洲》。中國的發展，已從另一角度逼迫我們再次研究殖民主義的本質。

〈當代傳說：印第安女傑門楚的故事〉的寫作，與一件刻骨銘心的小事有關。《參考消息》和國內網站以「與國際接軌」的高速度傳播著詆毀這位出身印第安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謠言，傳播著「諾貝爾和平獎騙局」的消息。「中國的多數讀者還沒有聽說過門楚其人，就先從《參考消息》上

讀到了反宣傳。」連完全有能力思考的專業人員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急忙充當中間一環，並附帶評價道：「出這樣的事對拉丁美洲當然不是好事，但對我們搞研究的來說，當然出事越多越好。」不久門楚傳記的中國作者請我寫篇書評，於是就有了這篇對「反宣傳」的「反宣傳」。我想，這大概就是「話語」的戰鬥吧。

〈人的命運，書的命運〉是對一本拖延了十年才在中國出版的優秀名著的評論。為了它的出版，並非譯者的我曾揸著厚厚的手寫譯稿一家家問詢，這篇書評正是當時的敲門磚。今天，聽說它曾在某「另類」書店裡排行銷售榜首，許多中國讀者藉此增加了對拉丁美洲的瞭解，我感到無比欣慰。更讓人高興的是「堅貞不二」的作者加萊亞諾，他30年有增無減的銳氣使我在自己的文章（〈加萊亞諾和他的333個故事〉、〈讓語言脫去灰制服〉、〈8月15日委內瑞拉全民公決有感〉等）裡一次次地引述他精彩的語言。

〈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陸之旅〉是我在20世紀90年代為《人文地理》雜誌試刊號寫的，以挑戰輕佻的現代旅遊和探險。到了21世紀，電影《摩托車日記》正轟動世界，我希望中國觀眾在議論這部影片時，要留意更廣闊的背景。但願這個集子中的另一篇文章〈在密林深處——讀《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有一天也會變成電影，向人們講述那些被大眾媒體剿殺的故事。

最讓我感慨的，還是〈永遠的懷念〉與〈39年後的致敬〉這兩篇文章的巧合。第一篇為紀念切·格瓦拉遇難30週年而寫，文末落款「寫於1998年初春切·格瓦拉誕辰70週年之際」；第二篇為紀念切·格瓦拉誕辰78週年，「寫於2006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難39週年之際」。時隔八年，同一個題材，但歷史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

〈8月15日委內瑞拉全民公決有感〉是2004年寫的一篇短文，當時工作非常緊張，只因可惜感人的資料，不願

讓它從我手邊流失，於是急就而成。寫完未能順利發表，時間卻已超過了8月15日，這篇新聞式的短文就一直擱置到了今天。但是，其中記載的歷史三年後又以嶄新的方式再次重演，拉丁美洲的勇士查韋斯總統在文中提到的「2007年1月」之前，又一次贏得了新的勝利。而在這一輪戰鬥中，三年前那一瞬間「東風壓倒西風」的情景已成強勁之勢，文章中提到的、為民主失去政權的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又以民主的方式贏回了政權。今天，仍要用文章中的那句結尾：「道路仍將遙遠，前景依然險惡，但希望畢竟存在。」

最後的兩篇有兩個用意：

〈挑戰風車的鉅人是誰：塞萬提斯再研究〉內容涉及西班牙中世紀史，但它與當代世界有關更與拉丁美洲有關，所以輯入。其實所謂研究難以囿於專業藩籬，發現必須衝破專業的狹隘。這是一篇從裡到殼兒都帶著學術味兒的文章，摘要書目，引文出處，為抵禦學術式的詰難，我盡力追求了學術的規範。

〈找回語言〉講的是與年輕插隊草原時有關的體驗。我重視它，甚至覺得它是我文章的底氣。這一點，我在《豐饒的苦難》的前言中已經提及。今天讓它殿后，是因為文章中描述的我的「第一外語」，其實成了我30年外語生涯的起跑線，它會使我在如此路上一直跑到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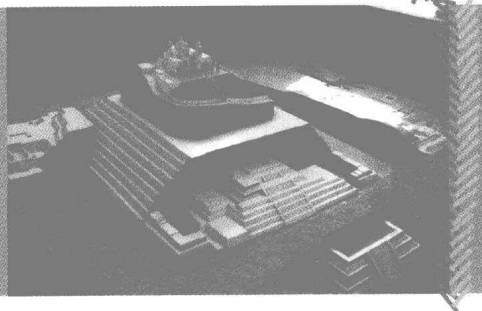
最後附帶提及：

由於輯錄的都是雜文，我省去了繁瑣的註釋。借助網絡時代之便，凡有興趣的讀者，都可以通過關鍵詞在網上找到更豐富的資料。

V ▶ 小引

- 1 ▶ 遙遠的美洲有一匹馬……
- 4 ▶ 當代傳說：印第安女傑門楚的故事
- 9 ▶ 人的命運，書的命運
- 17 ▶ 塞維利亞城的美洲印記
- 28 ▶ 懷念馬蒂
- 39 ▶ 語言，走過歷史的滄桑
- 49 ▶ 探戈與阿根廷

- 59 ▶ 窮人神聖
- 63 ▶ 作家的自由與責任
- 68 ▶ 回憶未來
- 76 ▶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和他的 333 個故事
- 84 ▶ 讓語言脫去灰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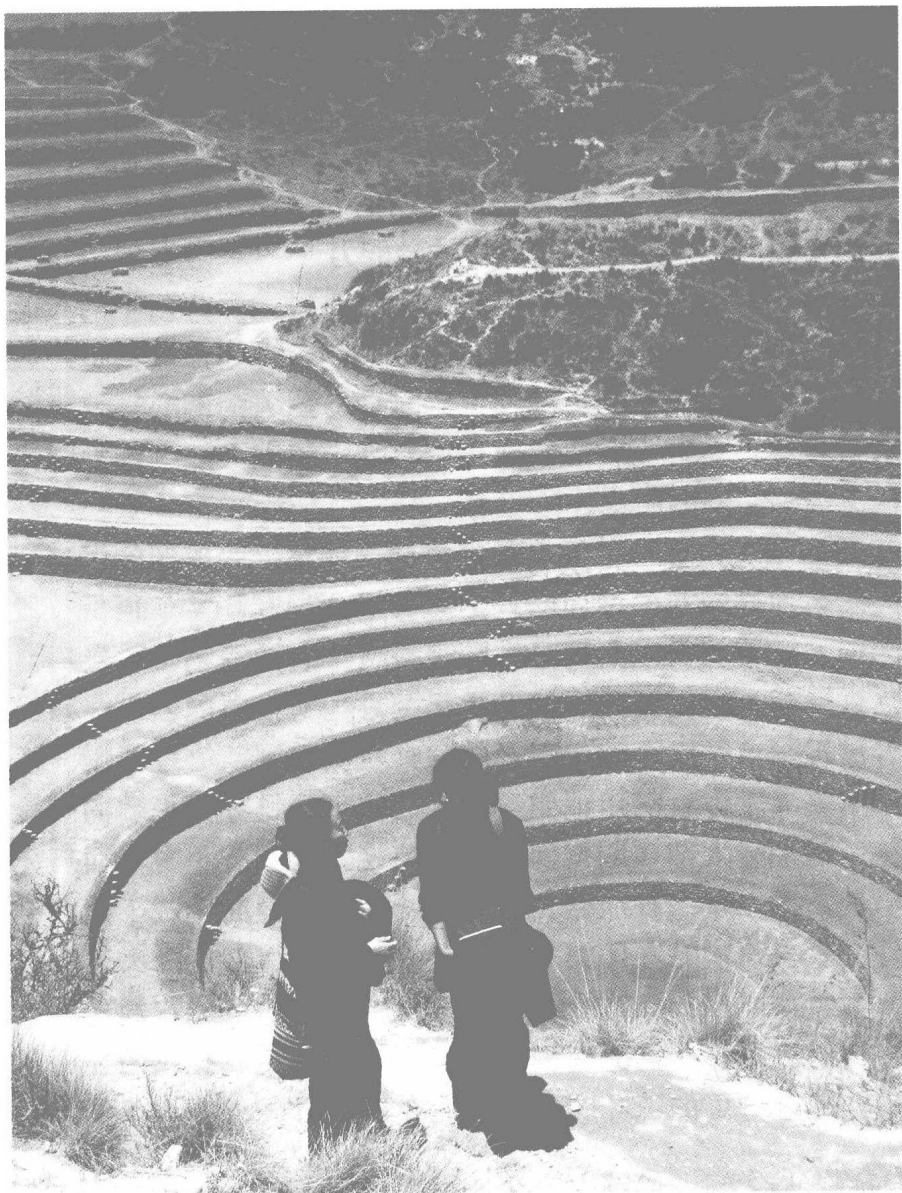
- 96 ▶ 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陸之旅
- 109 ▶ 永遠的懷念
- 121 ▶ 在密林深處 —— 讀《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
- 133 ▶ 39 年後的致敬

- 143 ▶ 倒騎毛驢的阿凡提與信息時代
- 151 ▶ 知識分子危機與批判精神的復甦
- 171 ▶ 8 月 15 日委內瑞拉全民公決有感
- 176 ▶ 五月廣場母親
- 184 ▶ 從「他人」到「我們」
- 201 ▶ 當影子登上歷史舞臺

- 223 ▶ 挑戰風車的鉅人是誰：塞萬提斯再研究
- 273 ▶ 找回語言

- 281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示意圖

遙遠的美洲有一匹馬……



南美安第斯山區神秘的印加人遺址；2005 年攝於
秘魯庫斯科省 Moray。

凡是有過騎馬生涯的人，就如同有過一段醉心的愛情；特別是騎上那種修長美麗的駿馬，馳騁於山梁、原野，真是令人心曠神怡。然而，駿馬的時代畢竟是逝去了，賽馬場上的職業騎手和踩著油門的司機終竟淘汰了手挽韁繩的騎士。

馬曾是一代風流，馬也曾是一段文明史的縮影。

馬在人類歷史上充當過物質文明的代表，這一點千真萬確。有人說，美洲大陸上的印第安人與其說是被西班牙人征服的，不如說是被西班牙人帶來的馬、鐵器和火藥征服的。美洲本土原沒有馬，象徵美洲文明的安第斯山駱馬像敦厚的印第安人一樣溫順，絕無馬的奔馳能力。

當西班牙人把馬匹帶上遠洋船隻，駛向那片陌生的大陸時，並沒有意識到馬的舉足輕重。他們愛馬如命，為每匹馬登記來歷、樣貌、死亡地點，絕不亞於對人的關心。這種行為來自中世紀騎士古風，而馬一旦登上美洲大陸，卻立即扮演了高等文明的歷史性角色。

印第安人在自己的文獻中這樣描述第一眼見到的西班牙人：「他們騎在一種鹿的背上，有屋頂那麼高。」很長一段時間，印第安人以為馬是和騎士長在一起的怪物，以為馬自己會追殺人，因而對馬懷著敬畏的心理。狡猾的西班牙殖民者發現了這一點，故意用馬的狂奔、嘶鳴製造心理威懾。當印第安人千方百計用他們的石斧砍掉了西班牙人坐騎的腦袋後，西班牙人卻一劍就削掉了印第安人的腦袋。一個西班牙士兵寫了一本《征服新西班牙信史》，¹ 裡面記載了這麼一件真事。一次，在印第安人使者來訪之前，西班牙大殖民者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讓人牽來一匹剛下過駒的母馬拴在他的屋子裡，又讓人牽來一匹一接近母馬就狂躁的公馬，讓牠聞了母馬的氣味，然後再把兩匹馬分開。等印第安人的

¹ 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使》，商務印書館 1988。

使者到來之後，有人把那匹公馬悄悄牽來，拴在離科爾特斯特和印第安人談話的屋子不遠的地方。由於公馬在拴母馬的那間屋子呆過，所以一直盯著印第安人和那間有母馬氣味的屋子，並不停踢蹬，發出陣陣嘶鳴。酋長們以為神驥是沖他們施威，嚇得戰戰兢兢。這時候，科爾特斯特命令人把馬牽走，然後對印第安人說，他已命令馬不要發火，因為印第安人是好人，是同西班牙人講和來的。代表高等文明的科爾特斯特就這樣欺騙了沒有見過世面的印第安人。

也有不信邪的印第安人。一支尚武、倔強的印第安部落——墨西哥特拉斯卡拉人，他們自始至終抵抗西班牙人，拼死奪來一匹戰馬，把牠剁成碎塊送到各村巡迴展覽，還用馬掌祭了自己的神，大煞了神驥的威風。騎馬的西班牙人最後還是征服了徒步的印第安人。殖民地時期有過不許印第安人騎馬的禁令，仿佛馬是地位、等級的標誌。殖民時代消失後，秘魯作家巴爾卡塞爾在小說中描寫了「騎馬的印第安人」這一新型的印第安人形象。

「騎馬的印第安人」使我想起了80年代初在一個黑板報上見過的一幅畫：一個中國人手裡舉著一個計算器，旁邊的說明詞是：「中國人民舉著計算器站起來了！」物質文明像一個鉅人站在我們面前，逼迫每一個經濟上落後的民族抉擇。但是，這種挑戰不僅是物質層次的挑戰，更是精神層次的挑戰。中國人民若想真正站起來，還要有一點尚武的特拉斯卡拉人的野蠻勇氣，不但敢於奪了西班牙人的馬來騎，成為印第安騎手，而且敢於剁了馬肉，表示對神驥的蔑視。也許，騎馬的印第安人和剁了馬肉的印第安人正代表著對文明的雙重思考。印第安人與馬的故事也告誡我們：西班牙殖民者從來不情願讓印第安人騎上他們帶來的高頭大馬。

當代傳說：印第安女傑門楚的故事



墨西哥 Chamula 村集市，這一地區眾多的印第安居民與鄰國危地馬拉印第安人均係瑪雅人後代；2006 年攝於墨西哥恰帕斯州。

中美洲大陸墨西哥和危地馬拉邊境一帶，是古代美洲瑪雅人的故鄉。在這片蒼山林海中，有一個叫做格查爾特南戈（Quetzaltenango）的古鎮：

這裡是抗擊西班牙殖民征服者的著名印第安人首領杜貢·烏芒犧牲的地方，關於格查爾鳥的傳說也在這裡誕生。據一代又一代印第安人傳說，格查爾鳥是杜貢·烏芒

的屬相，也就是他的靈魂。當杜貢·烏芒死去的時候，他的靈魂格查爾鳥便飛進了瑪雅人的心裡。瑪雅人說，格查爾鳥從來忍受不了關在鳥籠裡或養在家裡的生活，那是因為杜貢·烏芒的精神永遠忍受不了囚禁。¹

1992年10月15日，也就是西方人踏上美洲大陸500週年之際，一位身著印第安繡花彩裙、頭纏彩色辮帶的中年婦女，在鮮花、水果和熱烈的民眾簇擁中，又來到了這個自由魂的故鄉。這位名叫里戈維塔·門楚·佟（Rigoberta Menchu Tum）的危地馬拉基切族婦女在這一天被告之，她獲得了1992年諾貝爾和平獎。第二天，計劃之中為抗議500年奴役而舉行的印第安農民遊行也就同時成了拉丁美洲下層人民的盛大慶典，冷漠的危地馬拉政府和敵視的危地馬拉上層被尷尬地撇在了一邊。拉丁美洲真稱得上是一個傳奇般的大陸，那裡不斷出現一些現代世界的「異端」景象。當年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各行各業的群眾代表在專業藝術家的帶領下，舉行了一場根據詩人的生平和詩句編排的大型民眾演出，這樣的諾貝爾慶典恐怕也是少見的。

門楚當過種植園童工，女傭。她的父親是印第安農民運動領導人，1980年，為了向全世界揭露軍政府的暴行，與27名民眾代表和平佔領西班牙駐危地馬拉大使館，與西班牙外交官等人質全部被政府軍的燃燒彈燒死。門楚的母親和兄弟也在酷刑後死去。門楚勇敢地繼續父兄的鬥爭，並成功地利用了聯合國這個國際舞臺。1982年，在一位法國女作家的幫助下，門楚寫出了自傳，出版後很快被譯成11種文字再版，引起國際社會對印第安人問題的普遍關注。² 自此，

¹ 劉靜言著：《門楚——美洲當代印第安女傑》，長春出版社1999。

² Elizabeth Burgos: *Me Llamo Rigoberta Menchu y Así Me Nació la Conciencia*（《我叫里戈維塔·門楚，我是這樣提高覺悟的》），Siglo XXI Editores, 7 edición, 1992.

門楚作為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奔走呼號了12個春秋，足跡遍及28個國家，並在19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500週年之際，參與組織了許多國際性重大抗議活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門楚用所得的120萬美元獎金建立了「里戈維塔·門楚·佟基金會」，用來維護印第安人利益和救助需要幫助的印第安兄弟。1997年，門楚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和平獎和「杜邦作家、翻譯者之家」的作家獎，翌年，這位昔日印第安女傭出版了第二部自傳。³

這些傳奇般的經歷被栩栩如生地記錄在《門楚——美洲當代印第安女傑》一書中，這部新著的作者是精通西班牙語的前中國外交官劉靜言女士。正當我們為印第安人在20世紀的遭遇和我們對世界的無知感到震驚時，最近，一位美國的「人類學家」公佈了他在整整十年調查之後寫出的「反傳奇」之作，提出了門楚自傳中時間和情節上（比如門楚的弟弟死亡的具體方式）的種種矛盾、印第安人內部的衝突以及危地馬拉游擊隊的罪責，等等。繼之，美國《紐約時報》以肯定的口吻將書訊傳向全世界；繼之，國際互聯網迅速擴大這一爆炸性新聞；繼之，一張張嘴巴頻頻傳遞著「諾貝爾和平獎騙局」的消息，中國的多數民眾在還沒有聽說過門楚其人的情況下，就先從《參考消息》上讀到了反宣傳。

20世紀沒有傳奇，只有在體制下的規矩。於是，揭露者突然變成了被揭露的對象，受害的原告迅速成為被告。

然而，印第安女傭獲國際獎就一定是天方夜譚嗎？人們為什麼不為支持著這一故事的下列現實感到驚奇呢？

佔危地馬拉人口60%的印第安人一般只會講土著語言，而不會講西班牙語；20世紀60年代由土地問題產生的游擊

³ Rigoberta Menchu, con la colaboración de Dante Tiano y Gianni Mina: *Rigoberta: La Nieta de los Mayas* (《里戈維塔·瑪雅人的子孫》), El País-Aguilar, 2 edición, 1998。

隊運動在危地馬拉持續 30 年之久，在獨裁政府的鎮壓過程中，在這個人口不足 1000 萬的國家裡，15 萬人死亡，5 萬人失蹤，100 萬人流亡國外，20 萬兒童淪為孤兒，4 萬婦女成為寡婦；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和加拿大的一支印第安人，帶著他們的鼓、哨和木琴，從美國出發，越境進入日內瓦，在聯合國會議廳的代表席上為印第安人的命運靜默祈禱了一分鐘後，又敲著鼓返回他們無權越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在哥倫比亞，直至 1991 年才通過憲法第一次正式承認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法律和文化多方面的權利。

不，這些事實不會成為新聞！哪怕它們被詳細記錄在危地馬拉教會調查委員會 1998 年提交的報告中。委員會領導人赫拉爾迪主教在公佈報告兩天後即被暗殺也不會成為新聞！其原因是發人深省的。

然而，拉丁美洲是一個總能發出不同聲音的地方，哪怕這聲音微弱得像沙漠裡的一絲羔羊的咩聲。20 世紀 70 年代曾以《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享譽整個拉美大陸的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就在一份厄瓜多爾傳播印第安民眾運動的通訊上寫了一篇極重要的文章——當然，這種小報上的文章是很難被世界轉載的。加萊亞諾在文章中引述了危地馬拉作家丹特·利亞諾（Dante Liano）的評論：「斯托爾（即羅伯特·斯托爾，該美國人類學家）來到危地馬拉研究我們，就好像我們是些蟲子。他在書中引用了檔案材料；然而關於剛剛過去的戰爭有什麼檔案呢？難道是軍隊向他開放了自己的檔案嗎？」加萊亞諾在文章中提供了重要的事實：不久前，當危地馬拉議員克萊·奧雷亞那試圖查閱這類檔案時，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上述主教也因同樣的原因被石頭砸開了腦殼。加萊亞諾在文章中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這樣提問：「這個世界沒有問問諾貝爾獎是否配得上門楚，倒來討論門楚是否配得上這個曾被授予過許多壞蛋的諾貝爾獎？」